

# 莫失莫忘



〔香港〕亦 舒

# 莫失莫忘

〔香港〕亦舒

花城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冯沛祖

装帧设计：林楠

责任技编：岑宇峻

**莫失莫忘**

〔香港〕亦舒

\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（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十一号）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韶关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3.625印张 70,000字

1990年5月第1版 1990年5月第1次印刷

ISBN 7 - 5360 - 0636 - 5/I·580

定价：1.70元

## 内 容 提 要

一个清纯的香港少女为家境所迫“下海”当了舞女，她的恋人家明抛下她随新欢去了伦敦留学，满以为自己已找到了称心如意的爱人，哪知这外表秀丽纯洁的恋人却是个随意跟男人胡混的飞女。他失意了，回到香港重拾旧爱，岂料旧爱也早在他移情别恋时就已为人妇。多少爱与恨、喜与悲皆为现实化成一个个诱人的梦幻。家明再赴伦敦，只留下人世间那怎样也弄不明白的绵绵情思……

小令约了我出来，等我出来了，她又不出声，一直坐在公园的长凳上，眼睛看鼻子，鼻子对着地下。我认识她也有那么多年了，她却一直没有变过。

我看着她微笑。

小令说有要紧的事告诉我。告诉我，她说。她以前不是那样的。以前她有事多数找我商量，商量与告诉是不一样的；不过小令总是可爱的，她很有点牛脾气，不过三五个月也不发一次，平日总是温柔怯弱、不晓得的人以为她好欺侮，但是她顽皮起来，也很有一手就是了。

一年前她辍了学，又搬了家，我们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。到今天，她要约我，才可以见面。以前大家住对面，随便喊一声就行了。

“有什么话说？”我问，“近来怎么样？”

她的睫毛闪了一闪，想抬起眼来，又垂下了头。面孔是雪白的，我当初就是奇怪她的白，白得没有血色，一种透明的肤色。几个孩子在一起玩，就是不敢欺侮她，好像她不是

真人，一碰她就散开来了。

我叹口气。其实她有什么话说呢？不过是诉几句苦。自从去年停了学，她就在家坐着，她母亲对她越来越噜苏，话很多的样子，她做什么就错什么，小令也一直忍着，有时候实在吃不消了，就出来走走，对我诉说了心事才回家。

我不敢想像她这种生活要过到什么时候，看样子还没完没了。自从她父亲去世之后，她偶然活泼的一面就沉了下去，很少见到笑容，现在更是不用说了。

小令的父母亲，如果详细说起来，恐怕就是一篇小说的题材。她父亲姓林，是个侨生，人长得漂亮，家世好，又能读书，一向是女同学追求的对象，当时的同学包括了我的爸妈，所以他们的故事就留传了下来。

就在毕业的那一年，林先生认识了现在的林太太。林太太是一间舞厅里的红舞女。舞女也有很文静的，据我的妈妈说，林太太是那种很“武气”的人，抽烟喝酒赌，无所不至，也就是一般人嘴里的舞女，大家都不明白林先生是怎么娶她的，不过他们还真的结婚了。

婚后林先生为了她而六亲不认，一直没有回老家，他们就在此地安居下来。林先生的事业很好，却又短命，遗下两个女儿，小令，还有小令的妹妹小曲。小曲在林先生去世后不久就跟亲戚去住了，我没有见她很有一段时日。小令只有十八岁，小曲自然更小。

林先生遗产虽不多，但如果安分守己的用，可以安安乐乐用到她们两姐妹毕业，但是林太太故态复萌，全部钱财就

在赌上头花尽了。

最近听说由小令出面，问朋友家借了不少钱。

我看小令一眼，今天又受了什么委曲呢？

她问我：“你怎么不说话？”

“你不说话，叫我怎么说？”我笑。

“你在想什么？”她看着我。

“想你。你最近好不好？”我衷心的问。

“你还喜欢我吗？”她问，“你小时候就一直喜欢我，把零用收着好请我吃东西。”

她说这些话的时候很天真，很渴望，我毫不犹豫的答：

“当然我是喜欢你的。”

“如果我变坏了呢？”

“什么叫变坏？”我摸不着头脑，“你倒说说看。”

“我妈妈叫我去做舞女。”

“什么？”我跳起来。

“做舞女。”她静静的说，“我们总不能靠借，长贫难顾，两母女手不能提，肩不能挑，只好做舞女。”

我被震住了。我从来不晓得有这种可能性。做舞女？小令？渐渐我明白过来了，就很愤怒，涨红了脸。我生气地说：“她自己做过，知道那种生活，怎么现在又来逼你？”

“没有，”小令仍然很平静，“她没有逼我，是我自愿的，她一点也没有勉强我，是我们商量好的，也只有这个办法。所以她把小曲送走了，因为多一个人，就连带她也受罪，不如送到亲戚家去。”我握紧了双手：“可是你父亲会怎么

说？”“我父亲？”小令抬高了头，看着天空，“我父亲早去世了。”

“可是——”我想抬出她父亲在天之灵如何如何，后来一想，自觉荒谬，就住了口。在天之灵？真的一样！哪来这么多在天之灵？我颓然的低下了头。

“所以我今天来跟你说一说，你不必理我了，家明，只是我们从小在一起，这么些日子——”小令说。

“小令，你到我们家来住！我们家决不在乎你一个人。”

“不可能的。”她笑，“我难道扔下我母亲不理？再说，这年头靠什么都难——自从父亲去世后我就明白了，何况是靠无亲无故的人？”

我呆着，我很恐惧，害怕失去她。

“那怎么办？”我抓住她的手。

“我？没有怎么，我就去做舞女了。”

我额上沁出了汗，我看着她：“你怎么不反抗？”

“没有什么好反抗的。”她笑，“你看小说看多了，这是生活，如果个个女孩子要生要死的反抗，你们做少爷老爷的上舞场，谁陪你们说说笑笑？”

我心里很冷：“小令，总有办法的……”

“没有办法了。家明，我们想了一年，没有办法了，所以我今天把你叫出来，告诉你，刚才不知道怎么开口，一说完，心里倒宽了不少。家明，以后我是个舞女，不便见你，你如果要来找我，我不反对，但我是不能主动约你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

“你家里会不高兴的，何况以后大家过不同的生活，见了也没意思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“我家人认识你，知道你是好孩子，我们两家可以说是世交，你为什么这么说？”

她看了我一会儿，低下头说：“家明，现在你不相信，慢慢你就明白了，我们是不能在一起的。”

“没有这种事！”

“即使是这样，我也不怪谁。我不怪环境，不怪我母亲，注定了这样，就这样。”

月色很好，谁还看月色呢？小令呆呆的看着月亮，不知道心里想什么。

我很难过，是那种无可奈何的难过。

“你妈妈很奇怪。”我终于说了一句，“她很忍心。”

小令说：“我知道你会说这样的话，将来很多人也会说这样的话，你们不明白。”

我气愤地说：“我自然不明白！”

“你生气了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，我不是气你！”

“气我母亲？”

我吁出一口气：“我送你回去吧。不管你怎么说，我还是要来看你的，你不找我是另外一件事，我却永远是这样了。”

“谢谢你。”她说。

把她送走，我一个人走回来。路不近，但是我想清静一

下子。以后我真要失去小令了？我不知道。不过在我们之间必然有重重障碍。她开始了另外一种生活，会认得一些新的人，与我的距离越拉越远。

那么我这方面呢？妈妈一向不喜欢林太太，没有人喜欢她。大家都觉得她害了林先生，现在又害了小令。她们的环境是越来越坏了，适才小令穿的衣服，也是旧的，人长高了，衣服就绷在身上，看上去不自然。我相信她们没钱。她去做舞女，也有一百个不愿意，但是别人看法如何呢？一般人对舞女的眼光，也就是那样了。

小令很明白，她说难怪，我也说不能怪她母亲。

以后难道真的不能再见了？要找这么一个清纯的女孩子，并不容易，我就是喜欢小令这一点。我只比她大三岁。我可以帮她什么？我觉得世界对她不公平。

一年前她辍学，我便生气，因为她功课很好。

母亲想帮她交学费杂费，林太太一口拒绝了。

如今看来，她们是早有计划的？我不该这么想吧。

做人谁不想向上？她们一大半是无可奈何。不能看低她们。

以前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要与她分手，我们有的是时间。是的，我总觉得我们有的是时间，怎么可能呢？多年来的老朋友，就这么分了手，她不舍得，我也不舍得。

那天我们就谈到这里，各自回家了，有什么好说的？

环境若是如此，我们只好就范，我感觉到现实的残酷。

到了家里，妈妈说：“你跟小令出去了，我知道。”

我看了母亲一眼，拿起了报纸，低头一张张的翻着。

家里点火炉极和暖，佣人给我递上了一杯茶。沙发是新换的。为了要过年，妈妈身上也是新的丝棉袄，电视机轻轻的发着声音，父亲背着我们在看电视。

是的，我有一个幸福的家。太幸福了，不十分觉得。

这么幸福，又怎么明白林家呢？小令要做舞女去了。

妈妈低声说：“我前些日子听说林太太要逼小令去做舞女。”

“谁说的？”我反感的问。

“牌桌上那些太太们说的。”

“闲着没事，什么不好谈？为什么把人家的名字放在嘴里糟蹋？妈妈，我劝你以后也少去打牌。”

“是不是真的呢？”母亲问，“她今天没说什么？”

“舞女也是人呀，妈妈。”我说。

“但是孩子，她们是危险的人，你应该知道的。”

“唉，妈妈，”我说，“我不去犯人，人家怎么来犯我？”

“染缸。你听说过染缸没有？一个女孩子，再纯一点，跑到那种地方去混几个月，也变坏回来了，否则人家为什么称做舞女为‘下海’？”

下的是苦海，自不会错。小令还没去舞厅亮相，妈妈那一套已经来了，我们以后还能见面吗？我不相信。

“你听妈妈的话，以后别见小令了，好不好？”

我看着母亲的脸色，她又惊恐又担心的神色，使我有种错觉，她把小令当作吃人的老虎了？怕成这样。我惨然的

想。然而小令，如果今天她见到小令，她会怎么想？小令只是一只待宰割的羊，一点能力也没有。

“你想想这种家是什么家呢？”母亲说，“为了钱叫女儿去做舞女，我是饿死也不干的，林先生死不瞑目。”

我叹了一口气。难道林家两母女非得饿死了，林先生才瞑目？这个世界，人总得挣扎着活下去，保持空白的清白有什么用？母亲会明白吗？她不会，她又没饿过肚子，她怎么晓得穷了饿肚子是什么样子？人穷志短，向人伸手终究是难，不如想一条出路。

我缓缓的说：“是的，小令要做舞女了，她说的。”

“唉呀，”妈妈脸上变色，“好好的书香世代——林太太实在不像话了，实在不像话了！”

“是小令自己愿意的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是她愿意的。”

“不会的，那孩子我还看得上眼，她不会的！”母亲说。

“她亲口说她愿意的，她母亲逼不了她，只是她听话。”

“我看错了这孩子？”妈妈喃喃的问，“不会吧？”

我觉得无法与母亲沟通。我站起来，走向自己的房间去。

反正小令是要做舞女了，自愿与被逼有什么分别？

只是世人爱看戏，但凡被逼的，更有哭哭啼啼的一番热闹，场面更火辣刺激一点，那个母狗不如，逼良为娼的母亲，更值得在牌桌上被众人唾骂。我可以想像得到陆太太、任太

太、戚太太在那里悲天悯人的语气——“……发财！唉，越来越不像话了，林先生说什么都还是个大學生，怎么女儿沦落到火坑里去了？活该！当年谁不劝他，怎么娶个舞女……嗳嗳嗳，我三番！三番！”

这种太太就这样，有事没事，把人家的名字放在嘴里细嚼，作出其味无穷的样子。

我和衣躺在床上翻个身，这世界算什么呢？

我忽然明白，为什么小令会毅然下海去做舞女了。

反正她的命运，在没出生之前就已经定了，当林太太嫁林先生的那一天，就定了。

大家都在等他们倒霉——“看，不听我们劝，迟早而已。”

结果他们的确是等到了这一天，林家没落了。

他们也没伸一只手出来帮帮忙，就冷着脸笑。

笑贫不笑娼哪，有什么好说的？小令走上了这条旧路。

妈妈老是误会我与小令有什么，其实我们有什么呢？

我们不过同过几年学，自小一块长大，我视她如妹妹。

她有苦处，找我诉诉，我不能安慰她，她心也宽一点。

将来，将来我还是要去看看她的。有什么不对呢？她是舞女，我是大学生，又怎样？我看不出分别。

只要她肯见我，我就能见她。

至于妈妈怎么想，我实在作不了主，她担心过了度。

即使小令是个大麻风，也能请医生，进医院。

她会需要我的帮助。一个人不能见死不救，这是我的想

法。

那天我没有睡好。

一夜都在做噩梦，忽而看见小令在舞场起舞，忽而看见她在哭，牛鬼蛇神的闹了一整个晚上，耳畔都不清静，早上一看钟，八点三刻，只好起床上学。想到昨晚两点半才睡着，今天又得去撑着上课，很是厌倦。

小令呢？小令可有回想到以前上学的情形？

她成绩好，人聪明，做事不含糊，是一个好学生。

她有没有怀念过去？

像我这样，自小中了“书中自有黄金屋”的毒，不读书等于十恶不赦，怎么会想到有别的路可以走？也不过一直读到毕业，再升大学，再做博士，再找一份稳定的工作，成家立业，如此而已，别的是不敢妄动，想也不敢想了。这也不能怪我，我们原来都是平凡不过的人。

在学校里念完了一天书，回家赶功课，心里有小令。

如果她家道不变，我们可能一辈子只是朋友。

然而小令的环境变了，我也跟着变，比往日更有理由要爱护她，疼惜她，我想见她。

当每个人都要避开她的时候，我想见她，想见她。

妈妈在晚饭后说：“……你的表兄表嫂都在加拿大，你如果想去那边，倒也有人照顾。美国则只有表姨，开餐馆，人杂不好。要不就英国，虽然没亲戚，你到底大了，自己闯闯，更能成熟。澳洲也不错……”

她说得真得意，仿佛全世界只有她的儿子明年升大学。

好像全世界都在我手心中，前途无限，一片锦绣。

我有点厌倦。

小令呢？怎么没人想到她了？该倒霉的就这么倒霉？

她的一生就这么完了？就这么不值一提？恐怕不见得。

这些人都小觑了她。

我披上外套。

妈妈问：“这么夜到哪儿去？”她看看窗外，“下雨呢。”

“去看场电影。”我说。

“不做功课？”

“不能廿四小时对着书本。”我说，“会精神崩溃。”

我不是说笑。我披好大衣，就出了屋子，外面是在下雨。

雨下得很细，不需要伞。我缩缩脖子，天气的确冷。

街角有摊卖栗子的，下雨还点着煤油灯，也没有顾客。

这时候的栗子多半不甜，但是小令爱吃栗子。

我走过马路去买了一大包，冒着雨向她家走去。

我走了四十分钟，没有乘车，冷雨天走一走，暖了身子。

到了她家，我按铃。

来开门的是林太太。我礼貌地叫声：“伯母好。”她冷冷的看我一眼，问：“你不怕你妈妈骂？”

我站在门口，呆呆的，小令在转身后出现了。

“找你！”林太太说了一声，门也不关，就回房去了。

小令招呼我进门，替我脱了大衣，叫我坐。

她身上仍然是那件衣裳，我低头坐在椅子上。

她们家的家具是旧的，太大了，不合小的新房子。摆在天花板矮矮的小客厅里，有种说不出的滑稽。地上的阶砖要洗了，脏得很。以前林家的柚木地板亮得可以照人，老大的天津地毯，名家字画，现在，现在都不见了。

小令轻声问道：“你怎么来了？来了也不出声。”

“我来看你。”我说。

“谢谢。你手上的东西是什么？”她问我。

“栗子，买与你吃的，我记得你爱吃这个。”我递上去。

“可不是，那时候爸爸就专门带栗子回来。”她笑。

然而她脸上那笑是苦涩的，有种说不出的黯然。

我不响，没想到一包栗子害她伤心了，早知不买也罢。

我喝着她倒给我的茶，问：“电话坏了吗？打不通。”

“不，剪了线了，在驳呢，”她说，“没付电话费。”

“啊。”

没钱事事难，这又是我以前想得到的？我叹口气。

“你怎么了，仿佛不开心似的，功课难？”她问。

“不不，我觉得你妈妈好像不欢迎我似的。”

“没有，她心境不好，多少人说她卖女儿。”小令笑。

我看她一眼，她好像在说别人的事，很自然。

“我是自愿的，”她自嘲的说，“自甘堕落嘛。”

“小令——”

“有什么关系？在一般人眼中，也不是这样了？”

“别这么说……”我的声音低了下去，“别这么说。”



“我会做得很好，舞女也有几种几样，我会成功。”

“小令，你说得好像……你就这样过一辈子了。”

“你为我可惜？不必，路，各式各样的路都是人走出来的，不走就永远没有路了。你明白？所以不必担心，只要你仍旧视我为朋友，我就够满足了。今天看到你，我不晓得多开心。”她坐在我身旁。

她长大了，成熟了，认了命。环境像一个大烤箱，把青色的苹果硬硬的烤成红色，人工的红，残忍的红。

我很冲动地问：“小令，你能等我吗？等我几年，我大学毕业出来，是很快的，找到了工作，我们可以……结婚。”

她呆住了。呆了很久。看着我，眼中泪花乱转。

林太太缓缓的走过来，她显然是听到了我的话。

她的脸色和暖了，她坐下来，坐在小令旁边。

我看着她们母女两个。年轻的母亲，年轻的女儿。

她们两个人长得很像：一般的五官，说不出的清秀与美丽，也有一种削薄的神态，完全注定是薄命的，无法与命运抗争的。就这么看上去，她们究竟是姊妹呢，还是母女？林太太仍然维持着好看的身材、脸容，只是憔悴，只是衣服不整齐。

毫无疑问当年是个美女，看小令的印子就可以知道。

她看了半晌，说：“很感激你不嫌弃我们。”

我说：“伯母，我有什么资格嫌弃任何人？我自己是什么？”

“你是大学生。”